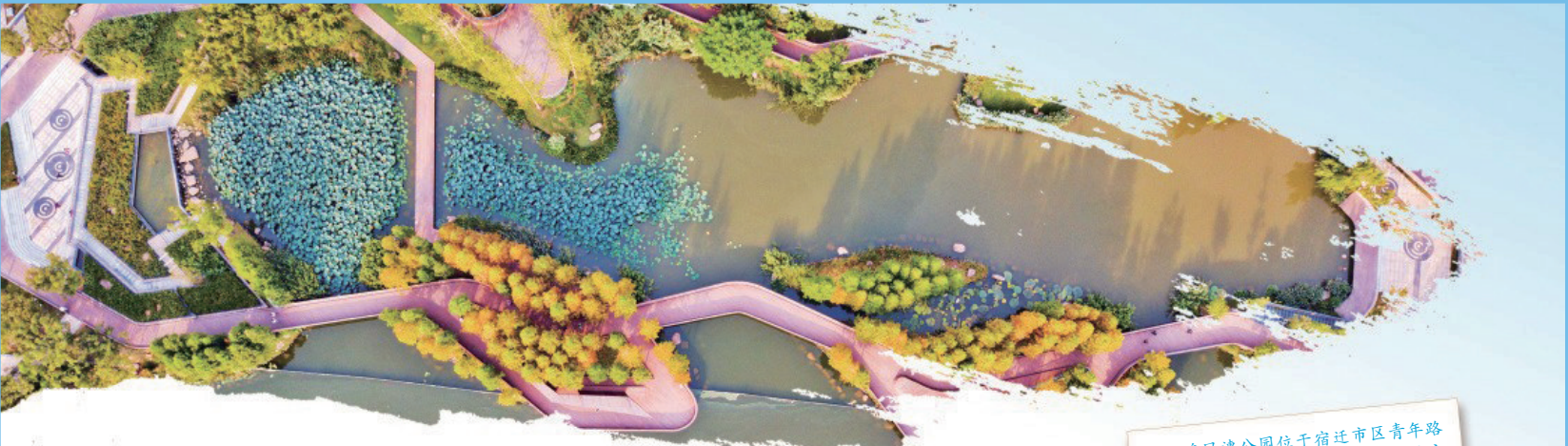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这座冰山因你化为了水珠

□ 张甜甜

清风拂面，鸟鸣声声，远望古黄河水波荡漾，近看两岸种植的池杉、水杉融林成片，时而薄雾升起，十分梦幻。

“回眸繁华过往，梦里花开飘零了多少相思雨，阡陌红尘镌刻了多少风花雪月的缠绵……”漫步水湾栈道，与你相守的点点滴滴涌入脑海。

犹记得，那是一年中繁花似锦的四月，闲情信步看花开花落

的我，突然被一道靓丽的情影所吸引。在“浪漫花径”中浅笑嫣然，与“花婆婆”诉说着女儿家的心事，粉妆玉琢，低眉浅笑。周围的黄金菊、松果菊、天竺葵、彩叶草等五彩斑斓的花草围绕着你，氤氲成一片浪漫的所在。

我本是冰山上的精灵，而你则是九天凤凰。爱不问缘由而一见倾心，原本冰封的心，因你化成了一颗水珠。与你的邂逅是我今

生最美的相遇。

拈一片花瓣芬芳了岁月，抚一缕幽香明媚了过往。于“浪漫花径”中一眼万年，“水榭天地”里低声絮语，“水湾栈道”上漫步闲聊，“城市绿芯”中相知相惜。与你在一起，就是浪漫的含义。

爱染流年，季节轮回。你知道吗？这颗凤凰衔来的水珠，早已化身鸣凤溥公园。如今我还在这里，可你在哪儿呢？



鸣凤溥公园位于宿迁市区青年路和项王路交会处，占地面积2.5万平方米，有“浪漫花径”“水榭天地”“水湾栈道”“城市绿芯”四大功能区。

风情宿迁

碧蓝的天空，纯白的云朵，奔腾的流水，不绝的蝉鸣，充满生命力的碧草和繁花……所有你对夏天的期望，都能在宫崎骏的动漫世界里实现。

天空湛蓝，碧波微荡，骆马湖夏日的天空，犹如一张蓝色的纸，因为有棉花糖状云朵的点缀愈加湛蓝，无须滤镜加持，就已自动生成宫崎

骏动漫中的色彩。

从这时起，打开手机相机，全程开启视频模式，从环湖大道一路向西，在引湖运河大桥上，一起探寻宫崎骏动漫里的夏天。

向西南方向一路行驶，手机镜头里，灿烂的阳光透过浓绿的树叶，留下斑驳的光影。绿油油的庄稼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，京杭大运河像

一条银色的飘带流向天际……这些美好的画面充满了清新自然的色彩和宁静悠闲的氛围，温暖治愈。

骄阳似火，夏蝉鸣叫。在引湖运河大桥的尽头掉头，继续行驶1千米后，迎面而来的风都夹带着荷花的清香。绿盖亭亭，红香雅静，空气沁脾，久闻不腻，这里有周敦颐的“香远益清”、杨万里的“无

穷碧”、有李白的“西施采”、李商隐的“任天真”……

一路向前，在骆马湖边找个合适的地方将车子停下，在荷塘边驻足片刻，桥上桥下荷叶田田、荷花连连，水静且清，畅快清新，满眼都是生活的芬芳。在宫崎骏动漫里的夏天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被治愈。



路边推销零食的小伙子

□ 孙允侠

晚饭后与同事一同散步，分开时已近晚上十点。转身回家的一瞬间，我被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喊住：“阿姨，我没有恶意，我们在推销零食，您能买点吗？”说着，他就要拿已经拆封的零食给我品尝，我开口就说“不吃”，想到我的家里到处是零食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再买。我对他说：“我家里零食太多，不买了。”

我转身离开，听到男孩在后面追着我喊：“阿姨！您能祝我生日快乐吗？今天是我生日。”他说话间，离我很近，离他的队伍稍远。我赶快笑着

连说“生日快乐”，他开心地对我说“阿姨再见”。我向他挥挥手，然后叮嘱他和他的伙伴早点回去。那几个小伙子站在十字路口边上，围着一个装满零食的大纸箱，对我说：“谢谢阿姨。”他们的声音很低沉，灯光里，他们的表情有些许无奈与迷茫。

我往回走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尤其是那个过生日的、瘦瘦高高的小伙子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在向我要祝福，我是不是应该买点呢？我开始后悔，觉得应该买点零食让他高兴一下。

在我过马路时，刚刚卖零食的几

个小伙子正拉着纸箱向我这边走来，原来他们拐到这条路上来了。我们再次相遇，他们没有要我买零食的意思。我问他们是否准备回去了，他们说兼职做市场营销的，老板给任务，不准早回去。他们又向路边喝啤酒的几位男士推销零食，依然被拒绝了。那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看我和他聊几句，又说：“阿姨您能帮忙买两包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吧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

我随便选了两包零食，微信转账给他39.8元，他说：“这是买一送一，在

店里一包就这么多钱。”我说：“有点贵，但我还是会买的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阿姨，我不是坑您，您看我卖的记录。”他把微信转账记录翻给我看，还给我看了他发在微信朋友圈的生日文案。

事后，我把这件事发在了微信朋友圈，引来众多议论，“点赞”的有，说“套路”的有，大多是担心食品安全问题。我想，假如他们遇到的都是拒绝，甚至是冷漠，结局会如何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……

小暑神清夏日长

□ 陈常青



“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”温热的风拂过面颊，荷香袅袅，小暑随着阵阵蝉鸣，倏然而至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暑，热也。”哪怕“小”，但只要跟“暑”沾边，就意味着躲不开的炎热。

民间的俗语有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之说；南宋陆游苦于暑热，写下了《苦热》诗：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屋瓦反射阳光，好像火龙飞舞，太阳静静地把汗水蒸发，遗憾没有翅膀可以飞出尘世之外，只能忍受坐在蒸笼里般的酷热。

同是暑天，感觉大相径庭。

如杨万里所言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”他说，不妨寻一处浓荫，坐望阳气蒸腾，霞光满天，静听生命的唱鸣。

又如庞铸在《喜夏》中所说：“鸟语竹阴密，雨声荷叶香。晚凉无一事，步履到西厢。”在暑天中寻乐，静

听雨声赏荷香，多美的意境。日子如流水般悠然，热得不是时令，而是心境。

小暑虽然开始燥热，却让我们的童年有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白天可以去河里洗澡，晚上捉萤火虫，夜晚睡在凉席上，看漫天繁星，妈妈一边扇着蒲扇，一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小时候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捕蝉的情景。那时候，我们将小麦粉洗成面筋，粘在长竹竿上。一群小伙伴穿梭在树林中，寻觅着脆鸣的蝉声。我们的眼睛紧盯着树枝，静静地，在枝叶间寻找，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“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”的意境。听到蝉在树上大声唱着“知了知了”，便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趁其不备，用竹竿一下粘住蝉，蝉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动弹不得。捕蝉的游戏让我们体验到了夏天的快乐与充实。

无论怎样的炎热，在童年时似乎

都没有感觉，甚至还有些欢喜。毕竟，可以吃到夏天最期盼的西瓜，还有那台可以摇头的电风扇以及妈妈的故事……

小暑之后，太阳如火球般高悬，空气中弥漫着热浪，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火炉之中，但是我们也享受到很多美景美食。蔬菜青绿，瓜果飘香，还可以看着荷塘，品味一首小诗：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放欲燃。玉盆纤手弄清泉。琼珠碎却圆。”不仅欣赏到了荷花，也沾了一身泉水，已凉爽了几分。火一样煎烤过后，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天空中那五彩绚烂的彩虹，像一条美丽的飘带，将蓝天、白云和大地连接在一起，熠熠生辉，就像缤纷的希望与梦想……

“薰风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小暑是个热情奔放、诗意隽永的节气，它让生命绚烂如花。夏日长长，慢慢品味，且行且珍惜。

当年高考

□ 王清平

1978年，我是泗洪县石集中学高二应届毕业生，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。

记得高考前一天，几十个同学嘻嘻哈哈结队去了县城，在县教育局院内的大房子里打地铺，打打闹闹到了半夜。没到凌晨两点却被吵醒了，原来有几个同学的裤子、褂子让人从窗口挑走了。这还了得，别说进入考场了，没衣服出门也不行啊！幸亏石集离县城不远，老师赶快派人骑车回家去拿。这么一折腾，等于一夜没睡。记忆里，考场在当时的泗洪二中，我们又是一路打打闹闹去了考场。

第一次参加高考后，我回家干活。当时是在生产队干活，我干活有点“飘”，不是不肯下力，而是因为身体单薄、力气太小，只能混在妇女队伍里干活，拿不到整劳力的工分，干的全是锄地、薅草、积肥、耨秧的活。

暑假的一天，我向生产队请假去赶集，在集市上遇到了我的班主任王大明老师。我见到我很是吃惊，张大了嘴，好久没说话。我莫名其妙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他问我：“你怎么还没上大学？”我说：“没人通知我啊！”王大明老师说，我好像考得不错。

听了王大明老师的话，我赶紧到石集中学查了自己的高考分数，结果距离当年的录取分数线差了2.5分，是当年全班应届生里的最高分数。差半分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，何况是差了2.5分。既然有分数线，线的两边便是“冰火两重天”。

名落孙山之后还有戏吗？第一次高考就这么结束了。算不算失败？没考上，当然算失败，但农村孩子没把考上大学作为目标，因此便不算失败。如果说失败，那我对这次高考失败并不在意，甚至一点也不失落。

1978年10月，我收到泗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没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却收到泗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也算不错，本来“熄火”的希望又可以复燃了。

泗洪中学设了高三复习班，把全县高考落榜生分数靠前的几十名学生招去复习，准备明年再战高考。应当说这是天赐良机，但是问题也来了。“复习再考，有没有把握考上大学？”家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无法回答。当时大学录取率很低，我在石集中学高二应届毕业生中高考分数最高，但无法保证在全县乃至全国考生中名列前茅，何况当时高考允许“老三届”“新三届”的学生参加。我关心的问题不仅是有没有把握考上大学，还有去哪里吃饭、在哪里住宿，因为通知书上写着“食宿自理”。

我在县城举目无亲，让我如何自理食宿，所以我当时选择放弃高考。既然不能十拿九稳地考上大学，又没法“食宿自理”，不如干脆放弃复习。不复习，就不给家里添负担，还不丢人，多好。但是家人不让，说“砸锅卖铁”也要送我去泗洪中学复习，食宿不用我管，我只管考上考不上大学。

到泗洪中学报名时，我们提出不能在学校宿舍里拥挤，遭到学校拒绝。虽然食宿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我还是毅然缴钱报了名。然后，我们走出泗洪中学校门，走上了一座高高的大桥，茫然打量着附近的大片民房。

我们村里一户人的姑姑出嫁在那里，可能会有个地方容纳我。我便在那片民房间打听来打听去，终于找到了那家。不料，那低矮的三间民房里住着几个女儿，实在无法容纳一个男生。看着主人脸上的难色，我们理解，只好作罢。

在黄昏即将来临时，我们又拼命跑过那座高高的大桥，奔向城南的一片民房，寻找已逝父亲曾经的家。我称他“大爷”，听说他从石集搬到县城二里坝居住，或许可以收留我住下。几经打听，终于在傍晚时分敲开了他家的大门。见长辈跪在大爷病床前，乞求大爷给我一个安身的地方，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解决。听完我的

“事迹”后，善良的大爷想起了我的父亲，含泪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老王家祖坟要冒烟了！”随后大爷答应我和他的孙子住在门前的简易防震棚里。食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，后面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考上大学了，那完全是我自己的事了。这么一折腾，我再也

不敢对高考不上心了。

自此，我早出晚归、风雨无阻，每天清晨从二里坝的一片民房间抄小路先向西北走，穿过泗州大街，跨过一座大桥，然后在桥北转向东北，穿过一条青石板老街，就到了泗洪中学北门。到校后，我先是跑进食堂淘米蒸饭，然后吃早饭。早饭是馒头、咸菜、油条、豆浆就免了；午饭取饭盒吃饭，喝两分钱的菜汤；晚上买馒头、咸菜，晚自习后返回二里坝……寒来暑往，日复一日。

高考复习就像在蒸生米饭，太熟了吧，吃不下去，夹生了吧，还能将就吃。复习班学生自觉经历过高考，似乎很多人还参加了工作，课堂表现让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很头疼。各科老师都是个顶个的棒，但复习班的同学想法太多。

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，复习班居然只有一个理科班，而我和其他7名文科考生不能单独开班，只能编进理科班。校方让我们“改科”，文科改理科，难改，改了等于“自杀”。数理化成绩好的学生会选择文科？笑话！于是我们“八大金刚”抱团抵制“改科”，除了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可以同步复习，历史、地理复习班就没安排，安排的是物理、化学。

文科生混在理科班里听物理、化学是什么感觉？如听天书！后来，我们找到一个办法，去应届生的文科班听历史、地理。应届生上课是按照课程上的，和我们复习不同步，弄得我们几个人进进出出，这里钻钻，那里躲躲，像打游击一样，有时甚至跑到校外的菜地里互相提问，背诵历史、地理。

这样复习能考上大学吗？复习班是泗洪中学办的，本来以为会在泗洪中学就地参加高考，不料到了1979年5月下旬，复习班结束，学生全部回家。我回家正赶上打大秋叶，便一头扎进地里干活，差点热“死”过去。1979年7月，我们再回泗洪中学参加当年高考。三天高考，我和社会考生住在泗洪中学的大礼堂里，自带戏子、单被，没带雨傘。结果那几天暴雨如注，从大礼堂冲到考场有几十米远，衣服全湿透了，好在下雨凉快，有利于考试。

高考结束，依然要回家等通知。庆幸的是，这次高考过后我的意识增强了，天天盼着高考成绩出来。家里不停问我考得怎么样，我总是一句“不知道”。

终于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的成绩上本科不够，上专科绰绰有余。学校通知去乡里填报志愿，我首选师范。师范好啊！毕业了就能当老师，农村学生没见过什么“天”，始终认为当老师好，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幸福的人。

后来，我顺利被当时的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录取。说来不怕丢人，一直标榜热爱文学的我，当年高考作文得分居然没有及格，如果作文得分及格的话，我的高考成绩就够上本科的了。我那时认为这不赖我，要赖只能赖当年高考作文改卷标准太严，要是以当年高考作文的标准衡量，我后来就成不了一名作家了。

如今我已年过六旬，回顾当年的高考，那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。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经常奉劝年轻人，抓住高考的机会改变命运是最佳选择，等走进社会你会发现，高考是最公平的，尽管它看上去很残酷。现在想起来，伴随着大学入学率大幅提高，高考对命运的改变似乎没有我参加高考时那么立竿见影了，但它依然不失为全民参与的最公平的国家考试，考上大学依然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。



主编:顾园园

邮箱:sqswtx@126.com